客厅里茶香袅袅，书页翻动的声音细微可闻。与楼上的鸡飞狗跳相比，这里仿佛是另一个世界。

引魂和初始算得上家里比较年长且沉稳的两位了。毕竟，能在客厅坐着，听楼上黑郁被矿董和罗纳德弄出阵阵惨叫，还能面不改色喝茶看书的，也就他们俩。

“老大救命！他们俩要玩死我！”

黑郁光着脚冲了出来，还没来得及抓住楼下两位救命稻草，就被罗纳德一个箭步拽了回去，反扭住双手。矿董也配合着掏出一个口球，利落地把他嘴堵上。

“哎呀，老大你们在啊，”矿董一边帮着罗纳德压制挣扎的黑郁，一边若无其事地问，“晚上想吃什么？一会我让双面去买菜。”

“随便吧，”引魂的视线从书页上抬起，回忆着，“上次那个章鱼丸子挺不错的。”

矿董想了一下：“那个啊，一会找补丁让他贡献一下触手就可以了。我让双面带点牛肉回来吧，做烤牛肉配布丁。”

引魂没什么意见，抬眼望向身旁的初始。

初始想了想，还是提醒道：“补丁身体不好，别隔三差五就去找他要触手做饭。又不是菜市场没有卖的。”

矿董表示理解，拉着黑郁就往回走。黑郁还在“呜呜”地叫唤着，不知在说些什么。引魂看着他们三个，叹了口气劝道：“节制点。黑郁再能忍也是个人，太狠了他也受不了。”

不知他们听进去没有，反正黑郁还是被带走了。门一关，隐约的求饶声继续响起。

客厅里终于恢复了安静，初始把书放下，站起来伸了个懒腰，感慨道：“年轻真好，精力旺盛啊。”

引魂轻笑一声，一只手抚上初始的腰：“想做吗？我今晚有空。”

初始垂眼看他，没躲，只是唇角微微扬起：“你倒是会挑时候。”

“他们闹他们的，”引魂声音低沉，“我们安静我们的。”

他站起身，靠近初始，一只手揽住他的后背，另一手仍贴在他腰侧，指尖缓慢地摩挲。初始微微仰头，呼出一口气，闭上眼。

“去房里。”初始说，声音已经有些发哑。

引魂低笑：“怕被听见？”

“是怕你在这硬来，”初始睁开眼，目光沉静中带着一丝纵容，“年纪大了，经不起客厅地板的折腾。”

“我什么时候让你动过？”引魂在他耳边轻声说，气息拂过他耳廓。

初始耳根微热，没接话，只是任由引魂带着他往卧室走。

门轻轻合上，隔绝了楼上隐约的喧闹。

引魂将初始按在门板上，吻得很慢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占有欲，却又奇异地充满了耐心。他的唇瓣温热，轻轻含吮着初始的下唇，舌尖缓慢地探入，细致地扫过他口腔内的每一寸，像在品尝一坛珍藏多年、愈发醇厚的佳酿。初始微微怔了一下，随即闭上眼，温顺地启唇回应。这个吻里没有急不可耐，只有深入骨髓的熟悉与默契，交换的气息间缠绕着这些年共同沉淀下的安宁与信赖。

一吻结束，两人额头相抵，呼吸都有些乱。引魂的手从初始的腰侧滑到他后背，隔着薄薄的衬衫布料，能感受到其下肌肤的温度。

“你今天格外有耐心。”初始微微喘息着说，声音比平时低哑了些。

“对你，我一直有。”引魂的声音低沉，带着笑，气息拂过初始微热的面颊。他的手开始不紧不慢地解初始衬衫的纽扣。象牙白的纽扣一颗颗被解开，露出里面线条流畅、却并不夸张的胸膛和紧实的腹部。引魂的视线沉静地扫过，带着欣赏，也带着纯粹的欲望。

他的吻再次落下，这次是落在初始的锁骨上，带着些微湿意的触感，然后缓慢向下。舌尖舔舐过胸前的凸起，感受到它在自己唇齿间迅速变得硬挺。初始仰着头，喉结滚动了一下，插在引魂发间的手指微微收紧，不是推拒，而是无意识的贴近与索求。细密的战栗从被亲吻的地方蔓延开，像投入静湖的石子，漾开一圈圈涟漪。

引魂熟知初始身体的每一处秘密。他知道用怎样的力度吮吸会让他闷哼，也知道用齿尖怎样轻轻地磨蹭会让他腰肢发软。他的吻和抚触带着某种仪式感，缓慢而坚定地点燃一簇簇火苗。

初始的呼吸愈发急促，他能感觉到引魂某处的变化正硬硬地抵着自己，热度透过彼此的衣物传递过来。他抬起有些迷蒙的眼，看着引魂同样染上情欲色彩的深邃眼眸，哑声开口：“去床上。”

引魂低笑，终于将人打横抱起。初始的重量对他来说似乎轻若无物。他将初始放在房间中央那张宽大的床上，床垫柔软地陷下去。随即，引魂覆身而上，却用手肘支撑着大部分体重，避免完全压到他。

他继续着之前的探索，吻沿着腹肌向下，舌尖在肚脐周围打了个转，感受到身下躯体细微的颤抖。他的手也没闲着，灵巧地解开初始裤子的纽扣，拉下拉链，连同底裤一起缓缓褪至膝弯。

初始闭着眼，感受着微凉的空气接触到他完全暴露出来的、已然昂扬的欲望，皮肤上激起一层细小的颗粒。他能感觉到引魂灼热的视线正落在那个最私密、最脆弱的地方。

然后，一个温热湿润的包裹感袭来。

初始猛地吸了一口气，插在引魂发间的手指骤然收紧。引魂的口技如同他的吻一样，带着一种掌控一切的从容和深入骨髓的了解。他并不急于吞吐，而是用舌尖细致地舔舐过顶端的缝隙，绕着柱身缓慢打转，时而深深含入，时而又退开，只用唇瓣磨蹭着最敏感的前端。

快感堆积得缓慢却坚实，像不断上涨的潮水。初始的腰肢不受控制地微微抬起，迎合着那令人疯狂的节奏。细碎的呻吟终于忍不住从喉间逸出，低沉而压抑。

“嗯……引魂……”

听到自己的名字被这样带着情欲唤出，引魂的动作微微一顿，随即更深地吞入。他腾出一只手，取来润滑剂，将微凉的液体倒在指尖。

他的手指先是带着安抚意味地在入口周围按压，打着圈，等到那圈肌肉微微松弛，便探入了一根手指。内部是惊人的紧致和火热，引魂耐心地弯曲指节，轻柔地探索、扩张。很快，他加入了第二根手指，这一次的动作带上了更明确的意图，指腹模仿着性交的节奏，时缓时急地抽送、按压内壁。他太熟悉初始的身体，指尖精准地刮过某一点时，身下的人猛地弓起了背，一声压抑的惊喘脱口而出。

“别……别弄那里……”初始的声音带着难堪的颤抖，但身体却更紧密地贴合着那作恶的手指。

引魂低笑，非但没有停下，反而变本加厉地集中攻击那一点，同时第三根手指也挤了进去，缓慢而坚定地撑开。异物感和强烈的快感交织，初始的呼吸彻底乱了，眼前阵阵发黑，感觉自己的身体正被一点点打开、驯服。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空虚和渴望。

“可以了……引魂……”他喘息着，声音断断续续，“进来吧……我要你……”

引魂能感觉到那处肌肉从紧窒到柔软，再到主动吸附着他手指的变化。他抽出手指，抬起身体，重新吻上初始的唇，将自己肿胀发痛的欲望抵在那个被充分开拓过的入口。

他凝视着初始氤氲着水汽的眼睛，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：“可以吗？”

初始没有回答，只是抬起有些无力的手臂，环住他的脖颈，用一个主动抬腰贴近的动作，给出了最直接的回应。

一个缓慢而坚定的进入。

尽管已经充分扩张，被完全撑开的瞬间，初始还是发出了一声被堵在喉咙深处的呜咽。太满了，那种被一寸寸凿开、填满的感觉无比清晰。引魂停下来，额角有汗珠滴落，落在初始的颈窝。他忍耐着几乎要失控的冲动，低头细细亲吻初始的眉眼、鼻梁、唇角，给他适应的时间。

“动……动吧……”初始喘息着，指甲无意识地掐入引魂肩背的皮肤。

得到许可，引魂才开始动作。起初是缓慢的，每一次进入都又深又重，顶到最深处那个敏感点上，引得初始一阵阵战栗。初始的呻吟不再压抑，断断续续地流淌出来，带着难耐的哭腔。

“那里……慢点……”

引魂却像是故意般，又一次精准地碾过那一点。初始的腰猛地弹起，脚背绷直，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。

节奏渐渐加快，撞击的声音混合着湿漉漉的水声，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。床垫发出有规律的、承重时的吱呀声。初始被顶得不断向上移动，又被引魂捞着腰拖回来，承受更猛烈的进攻。

他的一条腿被引魂抬起，架在肩上，这个姿势让进入变得更深。初始眼前一片模糊，快感像海浪一样层层堆叠，几乎要将他淹没。他只能无助地攀附着身上的男人，像溺水者抱着唯一的浮木。

引魂俯下身，吻去他眼角的湿意，身下的动作却依旧凶狠有力。

“叫出来……”他在他耳边诱惑着，气息灼热，“我想听。”

初始摇头，咬住下唇，试图将那羞耻的声音咽回去。引魂低笑，动作变换了角度，次次都撞在要命的地方。

初始的防线彻底崩塌。一声破碎的呜咽率先冲出喉咙，紧接着是带着泣音的、断断续续的呻吟。“呃啊……！慢、慢点……引魂……”他胡乱地摇着头，语无伦次，身体却诚实地紧紧缠绕着身上的人。

这仿佛取悦了身上的人，引魂的动作更加狂野，每一次挺进都像是要将他撞碎。初始感觉到体内那股热流在急速汇聚，冲向临界点。

“一起……”他混乱地哀求。

引魂深吸一口气，最后几下几乎是用尽了全力。在初始身体剧烈痉挛、前端喷射出白浊的同时，他也低吼着释放出来，滚烫的液体深深灌入初始体内。

高潮的余韵中，两人都脱力地喘息着。引魂没有立刻退出，而是就着连接的姿势，将初始紧紧搂在怀里，细密地亲吻他汗湿的鬓角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引魂才稍稍退出，侧身将初始揽住。初始浑身酥软，连指尖都懒得动，懒懒地靠在引魂怀里，感受着体内尚未平息的悸动和两人皮肤相贴的温热。

“年轻真是闹腾。”初始低声重复了晚餐前的话，声音带着事后的慵懒和沙哑。

引魂轻轻抚着他的背：“我们年轻时不也这样？”

“我们可没他们这么吵。”

引魂低笑，吻了吻他汗湿的额角：“那是因为你从来不肯叫出声。”

初始轻哼一声，没否认，只是往他怀里又靠了靠。

晚餐时分，引魂和初始难得地没有出现。众人也很默契地没问，只有小灯泡放学回家没见到大哥，跑去敲了门。

“哥，吃饭了，哥！”

结局当然是无人回应。

“别管他们俩了，快来吃饭。”矿董招呼道，“不是还有作业没写吗？一会吃完让魔管教你。”

“才不要！”小灯泡立刻抗议，“上次他不会写，自己生气然后把我作业变成了小黑猫跑了，我第二天还被老师教训了呢！”

窗外夜色渐深，那扇紧闭的房门内，只剩下两人平稳的呼吸声。他们之间从不需要太多热烈的告白，却每一个动作都在无声地诉说——

你是我漂泊岁月里最沉静的归宿，是时光深处永不更改的答案。